

**Tilburg University**

## **Value Conflict, Dialogical Pluralism, and the Idea of Wisdom [in Chinese]**

Jonkers, Peter

*Published in:*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Publication date:*  
2015

*Document Version*  
Publisher's PDF, also known as Version of record

[Link to publication in Tilburg University Research Portal](#)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Jonkers, P. (2015). Value Conflict, Dialogical Pluralism, and the Idea of Wisdom [in Chinese].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43(3), 46-50.

###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 价值冲突、对话多元化和智慧理念

[荷]彼得·琼克斯[著]<sup>1</sup> 吴绍鑫[译]<sup>2</sup>

(1. 蒂尔堡大学 天主教神学院, 荷兰 蒂尔堡 5000 LE; 2.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当前许多冲突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各种文明在其所处的特定时空情况下,在具体实现其基本价值观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根本多样性的问题。价值冲突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来自人权领域,而人权可分为三类:个人自由权利、基本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均是建立在存在着根本差异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这些差异导致两种不同的价值冲突,即能够达成共识的“同质”竞争环境下的冲突,以及通常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异质”竞争环境下的冲突。异质价值冲突难以解决的原因在于文化个性的共同点即重要性的缺失;某些文化价值观可能是某种特定文化的根本,但对于其他文化而言却是无法接受,甚至是可怕的。对同质和异质竞争环境下价值冲突之间的差异的哲学分析表明,异质环境在当前加剧的文化多样性状况下已成为主导。本研究采用对话多元化理念和作为实践智慧实例的文化价值辨理的理念,为异质空间中的价值冲突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对话多元化可定义为:在异质环境下彼此冲突的价值观中生活的人们之间开展的一种有意识的精心组织的批判性对话。文化价值辨理的目的则是为了激发起此类对话参与者的自我反思的态度,而无须要求他们放弃其价值观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文化权利;共识;对话多元化;价值辨理;实践智慧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5)03-0046-05

### 一、导言

本文对一种难以达成共识的特定价值冲突进行分析,而这种价值冲突却能够代表我们当前加剧的文化多样性状态。这类价值冲突不仅是哲学和政治理论激烈讨论的主题,也是许多宣传战和战争的核心问题。当前世界的许多冲突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攫取领土或经济主导地位,而在于各种文化和文明中的价值观的根本多样性。塞缪尔·亨廷顿早在1993年就预测,“人类之间巨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根源将是文化”<sup>[1]</sup>。所有这些理念及其实践是数量有限的基本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其中某些基本价值观可能具有普遍性。但真正能够定义一种文化身份的,不是抽象层面的基本价值观,而是这些基本价值观在特定时空环境、文明背景下的实现方式。每个社会都要通过教育、制度、宗教和意识形态、法律、文化习俗等,在其日常生活中实现某些基本价值观,来试图解决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同时,各种文明因历史、地理位置、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而存在很大不同,因而,在基本价值观的实现方式和价值冲突的解决方式上也存在巨大的多样性。即便文化多样性的这些具体表现不至于导致文明间的冲突,显然,它们也是许多冲突乃至战争的原因。

下一部分将列举一个在人权领域的价值观冲突的具体实例,概述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以三种类型的人权为基础的,即个人自由权利、基本社会权利、文化权利。这些差异基本上导致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冲突:一类是,在“同质”竞争环境下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理想情况下将会达成共识;另一类是,在

收稿日期:2015-02-01 修改日期:2015-04-20

作者简介:彼得·琼克斯,男,荷兰蒂尔堡大学天主教神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形而上学、文化哲学、宗教哲学和当代哲学。

“异质”竞争环境下的冲突,这类冲突往往会排除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第二类价值冲突之所以如此难以解决,其原因是文化个性的共同基础的缺失,亦即不同的文化个性。本文的第三部分对能够在同质和异质竞争环境下,价值冲突分别加以定义的决定因素及其对达成共识的影响,进行简短的哲学分析。最后一部分,试图利用对话多元化和实用智慧的理念来发展一种针对异质或非共识空间中的价值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案。

## 二、相互冲突的人权与共识的(不)可能性

本文并非要对不同类型人权的具体产生环境进行广泛的历史性论述,也不是要分析它们是如何在各种政治制度下实现宪法化的,甚至也不是要以其他类人权来贬低某类人权。在这方面,笔者完全赞同本次大会的组织者的观点,即,以一种文化优越感的态度来讨论价值冲突问题是不公平的,是会适得其反的。应该被普遍和无条件地加以尊重的最根本价值是所有人类的“平等的”人的尊严。人的尊严的理念是为了把根本权利归属于人民的终极基础。对人的尊严的尊重适用于各个文明、国家、民族及其所试图实现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定义了其民族身份,继而定义了其尊严。但是,若将文化身份认同无条件地适用,那它就会成为探讨的终结者,将终结任何一种有关人权方面的批判性讨论;此外,在国际政治层面,每个国家也可以此为由避开对其国内人权政策的任何批评,当然它也会被用作国际社会武装干涉野蛮政权的借口。因此,本文以上述三类人权间的紧张关系为例,解析价值冲突概念的复杂性,特别是这种复杂性将要危及文化价值共识的达成。

### (一)同质竞争环境下相互冲突的人权

从历史来看,最古老的人权宣言强调了每一个个人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最古老的例子是在1215年的《英格兰大宪章》中,英国国王向英国教会、贵族及城市公民保证其享有某些权利和自由。所有这些权利和特权的出发点都是因为国民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个人就应该被赋予这些权利。共同利益的原则体现了另一种基本价值观,即社会是自然且必然地存在着,因此其优先于个人。总而言之,作为前现代人权理念基础的两种基本价值观是人的不可侵犯性和共同利益理念,两者将个人的权利从属于社会的权利。

直到现代社会的早期,人们才开始从世界的完全意义上来谈论人权。这些权利不再是某些群体的特权,而是属于所有人的无一例外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法国大革命后起草的1789年《人权宣言》便是如此<sup>[2]</sup>。而马克思对法国《人权宣言》的批判则揭示了《人权宣言》所依据的存在着某些有问题的价值观前提。他说明了,该宣言无法实现法国大革命的三大原则之一,博爱。马克思拒绝了人权的自由主义理念价值观的个人主义特点,指责法国宣言是在主张自私。他认为,除了将私有财产神圣化之外,人权宣言的所有条款再没有其他的目的<sup>[3]</sup>。

马克思对法国人权宣言的批判和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上半叶以社会正义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催生出新一类人权的出现,即基本社会权利。它的目的是使个人参与并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从社会主义角度看,基本社会权利主要是为确保人民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并为其做出贡献的权利。

个人自由权利与基本社会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了同质竞争环境下的诸多冲突。因此,人们将其价值冲突的最终解决建立在对人类尊严理念以及一些基本规则和原则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关切的基础上,这就是同质性竞争环境的定义。人的尊严的理念以及合理、互惠理念就作为解决个人自由权利与基本社会权利之间冲突所参照的一个共同点或共同框架。

### (二)异质竞争环境下相互冲突的人权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随着第三类人权文化权利的崛起,出现了一种新型价值冲突,它威胁到共识的达成。非殖民化之后,许多新独立国家想摆脱前殖民者的文化,确认自身特有的文化身份。这种对文化个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强调也渗透进了多数西方文明。

文化多样性导致文化间新的价值冲突。这种例子有很多。某些阿拉伯国家认为女性驾驶汽车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文化身份,而有些文化则禁止女孩接受教育。这些文化认同的例子完全违反了大多数西方国家所认为的人的尊严,即男女普遍平等、普遍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人身的不可侵犯性的西方文化。这些例子表明,主张文化权利所导致的文化价值冲突,与传统的文化价值冲突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尽管个人自由权利和基本社会权利均具有普遍性,但文化权利所固有的特定文化使其缺乏这种普遍性。在文化价值冲突中,人们往往不能理解对方的论点。这就造成了指责“他人”不具有理性的这种不尊重现象。因此,出现文化价值冲突时,现代政治哲学所依赖的程序化理性就不应再作为具有普遍性和中性的判断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彼此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观如此难以甚至无法达成合理共识的原因。总之,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多样性使我们面临一种排斥共识的异质的竞争环境〔4〕。

### 三、价值冲突的哲学分析

当代西方两位著名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和约翰·罗尔斯都将重点放在同质竞争环境的价值冲突研究上。他们认识到,合理的多元化是自由制度民主文化的正常结果。但在其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中,他们均未充分考虑到,作为一种文化多样性的结果,以程序理性作为最终判断标准的现代同质竞争环境,正在逐步并部分地被后现代异质竞争环境所取代〔5〕。

相比之下,理查德·罗蒂提供了异质竞争环境下价值冲突的哲学分析。他对所有较大的文化叙事做出诠释。他认为共识和真理之类的概念只能在“内部”发挥作用,而不是在给定的语汇的“外部”,无法作为各种语汇之间的共同点。因此,只能在使用相同的最终语汇的人或当地共同体之间达成共识〔6〕。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根本上属于异质的竞争环境中,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共识无法找到任何共同点基础的原因。这表明对于后现代的人,矛盾的是,在面对既具有吸引力又同时具有偶然性的多样选择的时候,他们因害怕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产生一种威胁感;然而同时,却又渴望着以一种非反思的态度,从而常常采用排他主义方式,来肯定他们所熟悉的身份。这两种态度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 四、对话多元化:达成价值冲突共识的一个途径

在当今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哲学辩论已经被迫放弃了中立的主张,继而也放弃了探讨价值冲突的那种同质的中性的公共前提。有必要找到一种其他方式来应对价值冲突,这种方式应考虑到文化多样性加剧的现实,以及异质的竞争环境。笔者建议把这种替代方法称为“对话多元化”,同时,尝试着对其加以概述。对话多元化可以定义为,在异质竞争环境下的冲突价值观中生活的人,彼此之间开展的一种有意识的、精心组织的批判性对话〔7〕。这种对话的多元特征意味着,承认价值观大多是特定文化或传统的一部分,其或多或少具有独立性,因而,无法转化为中性的辩论语言。这意味着,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可以相互进行比较,但却无法被外人所完全理解。作为一个西方人,笔者对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有着第一人称视角的切身体验,但是对于非西方的文化及其价值观,笔者仅仅是有一些第三人称式的认识而已。通过(文化上的)共情,笔者甚至也许可以对他人的价值观产生同情,但是,作为一个西方人,笔者永远无法完全体验非西方价值观的生活意味着什么〔8〕。而对于产生出特定做法和见解的那些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则更是如此,因为这些价值观是无法融入一种更高一级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体系中的。对话多元化并不要求人们为了找到某些共同点而必须淡化或转化其自身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对话多元化通过放松这种要求来公正地对待异质竞争环境下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的现实。

然而,虽然我们没有对迥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第一人称有切身体验,但我们却可以主要是通过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与之进行比较来学习他人的价值观。换言之,包含了文化价值观的各种传统并不是他人所无法理解的封闭的整体,而是与更广泛的文化环境之间互动的不断演进的各种见解、故事、仪式

和组织的构成体。尤其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这种互动变得愈发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演进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大多数传统都已成为全球环境中的竞争者。虽然这种竞争环境仍然是异质的,但由于相互之间存在着互动,这就要求各种文化传统更应该对其自身的身份以及其与其他传统之间的对应和差异保持一种自我反思的态度。这种自我反思会限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视角,因而造成价值观传统不可能处于一种中性的或同质的竞争环境,但这种自我反思为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相互理解创造了空间。总之,对于冲突的文化价值,对话多元化的目的在于避免出现由于抱着异质价值观之间具有完全不可通约性的理念所必然会导致的完全僵局,对话多元化要求对话的参与者在保持自己价值观的同时,对他人的价值观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 五、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的理念对进一步发展对话多元化的理念很有帮助。这种智慧为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价值冲突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应对方法。实践智慧理念如何使对话多元化成为现实,其具体实例就是采用文化价值观辩理。这种方法源于宗教间对话的传统,宗教间的对话被称为“经文辨读”,其目的在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宗教间的冲突<sup>[9]</sup>。由于宗教冲突与文化价值冲突之间存在着主要的相似性,因此,采用这种文化价值观辩理的方法,其目的则是为了激发起此类对话参与者的自我反思的态度,同时却并不要求它们放弃其价值观的基本特征。

文化价值辩理的方法是:首先认识到,文化价值观是文化身份的核心。这样可以防止将这些价值降低至随附的社会结构层面。为了避免陷入文化排他主义,即一种价值体系争取排他性认可的倾向,文化价值辩理会激发起文化传统的自我反思,从而能够在异质竞争环境下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之间加以调解。换言之,价值辩理能够激发文化传统,使之自我反思,继而就能够得到不属于该传统的人们的认可。

因此,价值辩理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不同的价值传统所共享的、自我反思的诠释性环境。这种共享的环境源于对存在主义指向的共同需求,所有的价值传统都试图对存在主义指向做出响应。在此背景下,还应注意,价值辩理通过使不同价值体系间的辩理公共化的方式来努力实现的共享环境,是与为寻求共识所付出的努力并不相同的。如上所述,共识只能在同质竞争环境下达成,而本文所讨论的这类价值冲突都发生在异质环境中。因而,所能达到的最佳结果就是友谊,也就是承认对方价值观的神圣性,并产生研究彼此价值观的共同愿望。

那么,价值辩理如何能够在实现认可基本价值观的神圣性的同时,避免使这种认可具有排他性呢?答案是,价值辩理仅是协调不同价值传统成员间的讨论,而并不要求对某种特定的文化和特定人权标准做出承诺,这种特定文化和人权标准一般都是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和人权标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价值辩理的目的在于友谊(其源自于怀着敬畏之心研究宗教传统),而并不是为了在具体问题上的达成共识。由于其起源于智慧,因而,价值辩理表现为一种比现代的程序化推理更为广泛的合理性。

### 六、结 论

如果接受将对话多元化和源于实践智慧的文化价值辩理,将其作为应对异质环境下文化价值观冲突的可能富有成效的方法,那么,必然意味着一定要接受这些价值观的实质方面的更广泛大类。因此,包括西方传统在内,没有哪种特定的文化价值传统能够合法地宣称其拥有特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文化;或者,甚至要求后者将自己的价值观转化为当前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公开争论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程序化的世俗理性。唯一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是,所有的价值传统都要做好准备,向公众表明其价值观是源于辩理,因而能够激发起一种自我反思的过程。

## 参考文献

-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J].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p. 1.
- [2] Walter Laqueur, Barry Rubin (ed.), *The Human Rights Reader* [M]. New York: Meridian, 1979. pp. 118.
- [3] Karl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M]. pp. 11f.
- [4] Wolfgang Ivers, *Weisheit in einer Welt der Pluralität* [M]. // W. Oelmlüller. Philosophie und Weisheit. Paderborn, München, Wien, Zürich: Ferdinand Schöningh, 1989. pp. 236.
- [5] John Rawl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M]. // *Political Liberalism*.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41.
- [6] Richard Rorty, *Science as Solidarity* [M]. // John S. Nelson, Allan Megill, Donald N. McCloskey (eds.).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Language and Arguments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p. 42.
- [7] Henk Vroom, *Walking in a Widening World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Diversity* [M].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65f.
- [8] Thomas Nagel,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M]. // *Mortal Ques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9] Peter Jonkers, *From Rational Doctrine to Christian Wisdom* [M]. // Staf Hellemans, Peter Jonkers (eds.). *A Catholic Minority Church in a World of Seekers*. Washington: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2015.

## Value Conflict, Dialogical Pluralism, and the Idea of Wisdom

[NL]Peter Jonkers

(School of Catholic Theology, Tilburg University, Tilburg 5000 LE, Netherlands)

**Abstract:** The main issue of many ongoing conflicts is about fundamental diversities in the ways, in which civilizations concretize fundamental values in their specific spatio-temporal situation, the second section examin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value conflicts, i.e.,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basically consist of three groups, namely the individual freedom rights, the basic social rights, and the cultural rights, which rest on fundamentally diverging values. These differences result in two different kinds of value conflicts: conflicts being fought out in a homogeneous playing field, resulting, ideally, in consensus, and conflicts being fought out in a heterogeneous field, which often precludes the possibility of consensus. The reason that heterogeneous value conflicts are so difficult to solve is the lack of a common ground of, phrased positively,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individuality; certain cultural values may be fundamental for a given culture, while being unacceptable or even appalling to other ones.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alue conflicts in a homogeneous and a heterogeneous playing field indicates that the latter have become predominant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adical cultural diversity. I develop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value conflict in a heterogeneous space by making use of the ideas of dialogical pluralism and cultural value reasoning, being examples of practical wisdom. Dialogical pluralism can be defined as a conscious, well-organized critical dialogue between people who are living conflicting values in a heterogeneous field. Cultural value reasoning aims at stimulating a self-reflective attitude among the people who participate in such a dialogue, without requiring them to give up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their values to them.

**Key Words:** cultural; consensus; dialogical pluralism; value reasoning; practical wisdom

【责任编辑 潘照新】